

饒平縣志卷二十

穎川劉抃纂修

藝文

陸丞相像贊

明宋濂  
金革人  
學士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  
皦如今肯污泥滓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又

張翹

扛鼎之力含宏之量捧日南奔首居弼亮碧海蒼滄  
行朝草創玉笏垂紳大學勸講潤色絲綸王言敷暢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一

時時從班飲泣北向大事頓非朝服陳狀一辱犬羊  
生不如喪蛟龍之窟臣主俱葬為社稷死義之攸當  
龍逢比干我心一樣皎如日臨巍乎嶽壯

楊復齋先生像贊

薛雍

大海之濱中有真人幽而旋元契化明而路義宅仁  
荒谷蕙蘭盛世鳳麟為後學之望太山北斗守先王  
之道規矩準繩純粹之德璞玉渾金正言懿論太古  
希音仰蒼天孰與其高觀滄海孰測其深吾將被春  
風想先生和氣飲人之容覩日星見先生光明正大

濟濟若先生者可謂治世之逸民而先輩之風于斯  
爲盛先生臨終時委銘於余至是雍元來徵予銘以  
卜葬於韓山左麓嗚呼予尚忍銘先生哉銘曰  
志厥遠且弗渝溢厥有以裕餘心厥孚斐然儒予敢  
銘爲後圖

家誠

薛 亶

事物厚重則以遠輕薄則速敗於人亦然古人嘗謂  
非享爵祿之器夫亦自輕薄者言之富貴福澤天所  
以厚我我爲天所厚何與於人而必自視過高視人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二

過卑以此施於鄉之人且不可況親戚間邪故當常  
體古人睦婣任卹之意不可自尊大作輕浮態爲世  
所笑

宗族中賢愚不一固有好禮而尚文者亦有無知而  
縱肆者然在我旣爲祖宗所厚得爲士夫則當以賢  
者自處凡事有拂逆於吾心皆當責其身於道不宜  
生怨於彼宗廟所當爲者須盡心力爲之不可顧彼  
之愛敬我與否只念一本之意則祖先者吾之祖先  
也念我之祖先自愛我祖先之所生者也以此自寬

訓豈非世教之大有賴乎予又觀代巡吳苕溪公  
祀二楊有曰遺室曾孫二氏事姑盡道始終無異  
又以徵二君子道先於身而行於家各生所呈與予  
所聞無異云云人心公論千古不磨噫楊有雙節  
愧天下之懷二心歟

讀楊門雙節傳

張大曾

嗚呼婦人之名不踰閭闔智慧行能耻以哲聞所  
自表見垂芳金石者節焉耳矣然窮鄉下邑委巷  
畢非無堪述所遭非幸徃徃名湮毅齋復齋二先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三

領正德間聯名鄉書倡學嶺海於是慕道之士景附  
響臻巋然爲潮儒宗而曾孫二婦以節並顯其門  
猶登芳荃於蓮室樹瑤華於元圃詎不有厚幸乎  
然埋玉三紀而邑乘未采余竊悲之因讀鄭君撰  
附斯數語庶異時載筆大雅稍備收閱或亦其志

陳節婦列傳

楊 瀧

許子振與鄭德進爲死生交蚤締秦晉子振亡德進  
之子亦殤厥配陳孺人乃以其息字我仲子是爲隆  
慶五年辛未也余不得交子振而交德進進數爲余

言子振及孺人德舅剩苜蓿飽家人而不給者藉孺人十指厭之敖小叔已睥睨孺人矣無何舅見背叔果挾母令己子嗣孺人恣宰遺業多立名號割以償博遊孺人恐違姑不敢尼也比五年嗣死子繼之婦父繼之姑耄不耐毀尋不食卒前後倥傯几櫬積臬麻芻米菹塩之貲皆坐子然孀婦任向之括膏粥腴拖輓御鮮者雖建鼓求之不可得矣孺人襄事畢物力耗盡幾不謀旦夕會余出守武定命仲婦空二椽奉孺居之小顧其所缺德進亦捨溪租以贍乃因縮

羨買天黥侍兒教以織釀町疇隙壤都藝瓜蔬時拭龕塵盥手爇香逢先人諱治具豐潔序諸孫虔許氏子偶因不速至得饜歸則相率爲常計時偕所謂敖小叔亦挑撻爲餒餘來恬不知恧矣後別居再擇嗣得仲房次子貌偉哲性佻生從窶困可節嗇敖叔心嫉閤咻默然移及完聚喜以誘之怒畏之卸逋負歸之造飲獎毒之外患日侵家難日一扈 丈夫竟使之憂悴銷骨以死尚望似續哉則孺人之兩不克嗣天耶實 叔也叔乎其謂人

何丁酉余歸自楚三月而仲兒殂孺人哭謂女曰天胡不卽隕未亡人而奪我倩也未亡人依女女依倩倩去誰依昔寡母爲未亡人毀死今未亡人猶及見汝寡也予之不辰畱喘何爲謀雉經女抱木主慟乃止是歲歸鄭田楊子曰陳氏可謂真能活子振者矣使子振在亦不過生事死葬祭不分責於昆弟又竭膳糝以肥之有逾孺人今日者乎然子振在物力旣窮無崋研之術亦烏能以闔許宗功問德進也子振幸許氏大幸而孺人於是乎爲窮天壤大不幸矣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五

祭忠正陸公文

涂

相

巡按廣東御史

惟公德性天全問學夙悟出而相宋值宋多故興廢植僵周旋調護國步難支播遷中路淺灣舟移厓門旗仆負龍沉波三綱益固公存一日猶有宋祚公與國亡不辱黼皐曩公過潮潮人祠公懿德在人年遠愈崇今某奉天明命來巡嶺東敬瞻廟貌實企高風謹以牲醴式觀儀容公其有知鑒此忱裏尚饗

遷葬忠正陸公祭文

張景暘

宋季宰相陸公負幼帝下海葬於南灣之海島宏治

十四年漁人伐其墓致訟公庭供係本山大石所題  
宋忠臣左丞相陸公之墓石末書元樞密院副兼潮  
州路事總管丁聚題石時二府林公庭模慨忠魂遺  
草莽遂遷墓於廢庵知府張景暘等謹具牲酌奠我  
忠魂其文曰恭惟先哲乾坤正氣日月爭光孤忠大  
節百鍊之鋼墳兮海島漁者所戕感慨奉遷負郭之  
陽枕以玉屏定以佛堂面以層巒俯以小江荒邱州  
奉克俎觴況公奕葉近侍在旁神靈有懌永以安  
康尚饗正德十四年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六

奠楊少默

王守仁

嗚呼士德之資精一之志篤信往勇真足以任重致  
遠亦既有聞矣忽中道而奪之天也吾誰歸咎乎士  
德素多病得去冬懷玉書云扶病還潮謂亦常 秋  
初上鳴過贛凶變適傳且疑且愕謂爲不信旣而尚  
謙報至而果然矣嗚呼痛哉斯文之不幸往歲曰仁  
之慟吾已不忍其烈今復慟吾士德其何以堪之昔  
尚謙爲吾言潮有二鳳蓋指士德昆季也後皆相繼  
爲我得自以爲斯文之瑞而今失其一矣嗚呼傷哉

生歸聊附一奠痛哉士德今日已矣復何言復何

又

湛若水

道喪千載學失其心失之者豈惟逐物而遷菴  
心相持束縛夫君如髡如鉗則忘則助二者支  
愈分而不知本體之自然者卽在不存而  
內外合一而不容二三以分也昔尔伯氏遣來歸  
見之間遂喜得君君年孔富其氣孔壯許以共  
以志於仁爾時匆遽未罄其餘繼以季弟再謁墓

廬我方啣恤畧示要樞誓心卒業無論荐書君師  
明謂乎同道士鳴來樵合一是討踰年君來昆季共  
究君時是內惡物之疚君病憔悴予曰心病予憂  
言予言砭訂君亦予然匪則來正孰病孰知生也  
幸嗚呼豈謂而終以是滅其性耶夫學以復其性  
反以自病焉其天邪其人邪夫後世風靡知學者  
知學矣而廬不得師得師矣慮傳習之猶非真傳矣  
慮力之弗宜宜其力矣慮其年之弗彌無以畢志願  
之所期若我士德者可謂知學而得師矣而年正于

斯齋志而沒其傳耶力耶非耶嗚乎悲乎

奠復齋文

王守仁

嗚呼士嗚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歲士德之  
沒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嗚又相繼以逝  
安所歸 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足任斯道  
一省一 亦不 一二見而顧萃于一家之兄  
弟又果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此豈出於偶然者  
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賢之光輝翼斯文之悠遠  
而乃栽培長養則如彼其艱而傾覆摧拆又若此其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八

易其果出於偶然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于其間耶  
呼痛哉潮在南海之涯一壘之中有薛氏之弟兄  
姓旣足盡矣而又有士嗚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  
毅然任道之器後 頡頏而起 數十其山川靈  
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  
於其間矣乎士嗚兄弟雖皆中道而 今海內善  
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嗚者 成德之士  
如祥麟瑞鳳爭覩之爲快向風而興起比比也則士  
昆季之生其潛起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

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  
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死生無  
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何所喜其死也奚所  
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  
安能以無一痛乎痛哉

又

湛若水

於乎士鳴而至於耶而止於是邪孰主張是邪今  
學者患無受道之器有其器矣患無必爲之志有其  
器有其志矣所貴遵道而不貳有器有志而不貳矣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九

彼任重道遠者必天假之遐齡而遠乃可致若夫不  
遵道而貳致遠而泥假之遐齡彼蒼蒼者將何意耶  
於乎昔者子也與仲驥也承命伯氏千里而來同負  
笈筥及再見于荷塘之廬聯舉秋試慨然聖學之並  
詣豈非後生可畏耶士德北遊子居予樵之屺講合  
一之學于勿忘勿助之際士德乃來予有砭劑予顧  
謂子爾轍勿異是以有支離之說易途之誠也於乎  
音在夫子之門稱好學者顏氏之子終日如愚獨以  
默識故曰萬言萬中不如一默於乎爾舊字少默宜

默不默而乃以鳴易爾字耶多言傷氣氣以動志往往以談以歌徹夜不寐不寐固勵志也以能養其身將指爲禍生之戒夫然後知勿忘勿助者絕無絲毫人力乃爲學之至也於乎海內同志者無几得爾兄弟又五六年相逐而逝此夫子所以慟喪予之慨豈天果無意於斯文也耶豈天無意於斯文也耶子來觀光死於師友命也義也魂無不之還爾故里哀哉

清野薛先生碑銘

盛端明

先生諱亶字宗文清野其別號也遠祖光州固始人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十

唐垂拱間有叅軍事平廣寇於閩漳者遂家於閩漳之赤嶺後遷漳南之四都漸山傳至先生之高祖官倉曾祖田涯祖松坡公諱髦考諱歌學精于緯象堪輿家鄉人重之稱爲誠篤先生生而聰慧方孩若老成人甫十三喪父與伯氏事其母盡子職其母疾亟夫婦朝夕不離親左右母乃嘆謂我兒婦事我願他日具兒婦如我兒婦之孝與兄分爨財物必以薄惡者歸之已風之所被族屬鄉鄰皆稱之正德丙寅丁卯間漳潮連界騷亂先生挈妻子逃難得免因

而入潮之饒平四遷乃于海陽之東津居焉讀書教子親師取友皆以德義爲重兄嫂方乳子而歿先生謀之妻棄己所乳女而養其子及有室家而卒而其兄亦竟無後先生自養其兄及卒竭力營葬每遇歲時涕洟哀痛暇日命二子時立叙平生歷言己志繼以古人行事爲可戒可法者曰爾輩苟有成立其役役於富貴而忘我言泉下無相見也予平生志願寧爲清民母爲污鬼我死若媮民之膏血以祀我我不享矣里有爭者躬而解之有化其德 其所棄之

婦者數家其感人類如此嘉靖丁酉歲大歉勸鄉之富者出財壯者出力築碑疏塞田咸賴之出野見有白骨則自荷鍤埋之遇塗有餓殍以己之食食之二子遊學于鄉先生楊少默常嘆曰清野先生篤信好學古君子也貧且老矣而志不渝可謂難矣己亥有司聞先生之德與齒遣承事以例授冠帶得壽上十有二所著有清野集及譜系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有賢行 子曰雍舉鄉進士曰元膺歲貢孫男曰虞林庠生曰虞畿選貢曰虞良庠生曰虞廷庠生曾孫

之心也

楊門雙節傳

鄭萬化

郡治楊有雙節曰曾氏曰孫氏俱海陽東莆人也曾氏笄歸夫楊鳳鳳志聖賢之學倡弟毅齋復齋師事陽明甘泉作潮儒宗曾氏爲楊家婦事姑理家克孝克儉年廿有七而夫逝矢志靡他厥母憐其無子欲嫁之氏揮淚曰如我夫何我夫誦法聖賢未竟所志向與永訣止有死守二字我父自尹北流歸有詩遺我以紀我必完節以副父夫之心幸勿以是言玷先

人謹默甘淡端坐一室閨儀肅然者三十有八年嘉靖丁未秋以壽終焉孫氏歸夫楊鵬鵬學舉子業寓試於省而逝氏年二十有二亦無子聞訃哀慟幾毀及襯歸期死以共葬家人提防得免孀守屏珠綺脂粉專務女紅孝姑睦家益謹鵬存心正確與友論世嘗有孫氏節婦之許其亦識乎今果符鵬言婺居二十四年雖外庭無足及嘉靖辛亥冬得疾弗瘳惜哉嗚呼二氏孀居之槩如是是足啟閨範於後世矣予聞潮人有言曰楊有三賢抑有雙節云後先克紹庭

庶乎不忿疾於頑而在我無可議之事矣  
交與之間不可慕人榮華勢要大抵此等事在人家  
亦何常之有得一好子孫便能成得一不好子孫便  
能敗成敗之機係於人何定哉今交與之間見人榮  
華富貴遂與之遊此儔果賢人君子亦不係於世類  
通財通食能不德色若膏梁子弟恃父兄顯要雖一  
時意氣相投懽若骨肉一旦相拂無所不至挫辱其  
次也矜恩又其次也惟見幾君子必與時人不同如  
嚴子陵蘇雲卿一見故人得志遂不入其籠絡古今

稱之事君交友皆然其令同故其道同也今之君臣  
能始終相與於道者甚少今之士大夫登顯要又能  
有幾人不薄其故交邪慎之慎之

古者賢人君子多能躬稼蓋筋力勞若則嗜欲之心  
不生力能自給則倚人之念自熄讀書之暇可躬負  
畚鋤往田圃中與僮僕同習勞不然亦須家常田圃  
使兒婦常見稼穡之艱卽他日退休林下亦必督僕  
耕數畝以自給時種蔬茹牧牛羊養池魚歲供祀事  
之餘或可自養畧存徐孺子食力之意是亦賢也已

田宅之置須求近家使後人便於耕作又貴明白不可糊塗善爲子孫計者寧得之無言斯守之可無爭也若貪婪無恥恣其溪壑之欲蠶食小民以肥其家使利歸於己怨歸於人自君子觀之固爲非道而以利害計亦非長筭蓋怨之者衆則思害之者多雖得志於一時終難保於永久吾年七十見士夫家以此盛衰者多矣天道好還莫謂不信吁戒之哉

商人先鬼後禮此亦有說蓋無所畏而自入於善此聖賢之事非可概之人人故重事鬼之道所以防衆

志也夫鬼道難幽深不可測然崇信之既至則畏懼之所由生也爾輩正家之道固不當崇淫祀以邀祉福至於祖先五祀之神飲食必祭歲時必以禱念慮之動必曰有神明在焉久則家人見其道實當然惡心之萌必自禁止亦商人先鬼之意也

凡人家之敗亡者多是淫亂蓋淫亂則無恥而喪其良心良心福之本也喪其良心是自滅其本滅木者亡不必考之簡籍卽一鄉一邑耳目所嘗見者皆可驗焉故古人清心寡慾之學非但以養德亦以養福

家之內外須要有法使女事乎內男事乎外凡僮僕  
奴婢皆然男或耕田或讀書有常業則心不荒女織  
紉或作酒漿精五飴有常職則志不怠常見人家荒  
淫敗亡者皆男不事農女不事織終日坐食而已非  
惟家計因是以窮心荒志怠而淫慾必生亡之本也  
又有職事則時常鞅掌不飾容儀易曰冶容誨淫不  
惟兒女常使戒此雖僕婢諸人亦然又必防閑禁戒  
婢女外出恐引異心作孽閨壺鄉隣閑雜媪媪亦宜

謝絕往來凡是人家有穢德醜聲莫非此輩成之也  
又俳優之事侏儒短人之屬皆非家所宜有也  
居家治第不宜高大雖有贏財只宜多作數楹散布  
別處以群處子姓所以息爭競生愛敬也且積米穀  
器用散置各居亦可以避水火盜賊之患每見世之  
愚人群子姓於一處聚力作室堂高數仞深廣數丈  
實有犯於大易豐節之戒不知松柏之下其生不植  
土木盛則壓人後世子孫分析不平且風雨頽壞力  
不能收葺或心不齊一則舉而入之有力者之手是

爲有力者課章程也戒之

人家貴和和則生福而慶長不和則禍生而災至矣  
其道皆本於閨門而枕席之言不可聽焉我兄弟當  
我母在時寸帛斗粟不私九田庄取稅錢及戶額所  
收來置之神龕雖數日猶在衣服酒肉雞犬之類客  
每至不能認其主故當時家道豐裕若爲之夫者無  
剛正明察之德則偏聽生姦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矣可不念哉

夫婦之道雖取配偶而家道之成職自此始九克婦

不可化而入者入門之初觀其容貌志行何如當防  
閉豫養於微若不可化出之爲是孔門三出妻孟氏  
亦出妻今人以此爲諱殊不知婦道之從違家之所  
由成敗也可不戒哉刻薄之行與姑息之心皆害事  
要在學者辨別之精而已

婢女有淫行者宜嚴待以法不改卽擇媾嫁之僮僕  
有鴛鴦者亦宜逐之不可姑息隱忍養成飼虎是自  
求禍也蓋因其罪惡未極則可寬以容之我待之以  
寬彼雖爲我所逐亦不甚怨苦罪惡貫盈則我怒必

甚生怨必深死之不可去之不能兇虐一乘門墻寇盜肘腋蠱蠱此其起也可不戒哉故養僮僕與其猛銳無寧遲鈍蓋遲鈍者多近善而猛銳者多近惡雖然制御之權全在一主所謂權者亦惟恩威得宜已威之所加不至使猛銳者不畏恩之所及不至使遲鈍者不懷則庶乎知恩威之用矣

人家鞭笞常加於僕婢至兒女則不忍及焉以能愛兒女不知是禍兒女也夫兒女不加鞭笞則心縱肆不畏父母而僕婢常受鞭笞則畏懼勤謹他

兒女日驕怠而僕婢日勤謹驕怠者財日削而勤者力恒加則僕婢無家而有家若此者豈惟古人之雖今人家亦常有之此猶可也若僮僕之雖一時屋於主人之威勢一旦主人死而幼弱則受其欺詐強則受其凌侮甚至引盜放少百計報怨而盜其財物出其謗言者猶其次無能也凡此皆可戒之事今後家中鞭笞之用常至於僕婢則恕之蓋所生者既加以鞭笞則不心亦自懼也知我一必加之也兒女日不

縱則僕婢亦無所因是兩 之也  
凡兒女少時不必美衣食 所謂習慣若自然是也  
今夫海居者必不畏舟山居者必不畏路何也狎  
所見久則若天性然故兒女不必美衣食雖家極  
富亦當苟且以與之常見敗家之兒皆膏粱豢養  
輩耳目口體心志之欲一旦不足則無賴之心遂生  
雖以祖父之業棄之於人若不介意觀此則不美其  
衣食亦從小節兒女之欲也今居家几衣可蔽寒食  
可克腹卽己不必豐衣足食棄置廢壞不甚愛惜一

衣未壞而輕棄與人一食之剩而以飲餼僮僕犬馬  
此所謂暴殄天物也爾宜勉旃

世俗婚姻多論財勢文中子比之爨魯之道然今士  
夫家多然能不爲俗見所移而從事於 道者幾何  
人吾亦不敢謂能古道但以事勢利害論則財賄不  
足貴也且如娶有財家女來爲婦常人之情有則驕  
心生無則歉心生有財之婦能不驕其公姑與其家  
人者亦少又其夫以婦之財賄則生侈心怠生業或  
妄費不免消乏或以此驕其夫而夫婦不和驕其兄

弟之妻而妯娌不和不和之家其能昌乎昔人謂娶婦必不若吾家有見之論也故兒女嫁娶不必貪人之富貴勢要但求其人是積善有德之家便可締姻古人三不娶之訓當佩服之貧賤之家兒女非惟無驕無侈且能勤儉職事此興家之本故曰財賄不足貴也又不可去家太遠其間是非難辯必耳目所親見乃無後患

教子讀書習舉業不必好高一子讀春秋一子讀詩經又一子讀書經此亦覺是務外病根發作夫經但

取其科舉發身則他書雖不以科舉亦必讀且兼此又必畢讀諸子百家之書豈特一經哉吾所謂不必讀者非以一經爲足也懼人有務外之心耳蓋科舉之學在今甚詳細章分句解各有主意節目家傳一經則業擅專門久而精微又昆弟伯叔辨論解講家庭之間師友存焉此其所以爲美也

居官以清慎勤爲本此古人筮仕之實用吾每讀書至此便掩卷爲之一思蓋人能不貪得則不昏愼則不失勤則無廢事失人之過凡居官而以官敗者非

則放非放則怠故今之銓曹亦以此三者從違斥黜其人吾死之後爾兄弟有一官委身國事須從吾言若於三事中蹈一失而去官泉下可無相兄今人多懲前輩清廉而貧者吁貧在君子守道之心不可以是自恐然在六極之中亦所當戒蓋士一得志嗜費用便大衣服妻妾之奉樓臺居室之爲備極華侈不計後世子孫之衣食亦非也若以此爲念於居官之日百計籠取上監於君下剝於民此甚不可惟祿餘之歸不以侈身奉自足爲子孫後日謀矣故中

道最難爾輩勉之

人之稟受自有定分如家中所積之粟以備一年之需若侈心一生一日兼饌或一饌兼費則所積於一年者未迨半年家用告匱在家在身皆然人身一生精神氣力該得年壽幾何已有前定苟酒食不節日夜荒淫元氣日消雖爲天所厚未必不爲天所薄非天我薄也我自薄無以承天之厚也如一燈之汕置靜室則久置之於風前則速理勢固然不足爲異儒先亦曾有此議論故須愛養精神節嗇氣力勿自恃

茂盛怒一旦衰謝悔之晚也

人家福祿之來間有遲速大抵速者易衰遲者能久  
凡物數皆然五穀之種必於良田荒原礪墾之地則  
不生焉松栢之生歷春夏而四時不改其來也遠矣  
杖杜生於春夏自根而枝自枝而葉而花而實秋風  
冬霜未至先已凋零根枯莖爛初若無有故周家之  
有天下至於八百年之久當唐虞夏商之世多少積  
累故能根深永茂源大流長五季之君朝成暮敗多  
者三四年少者一二載身死之後其位多爲養子所

饒平縣志

卷二十

藝文

二十一

得由國可以推家此不可驗遲者能久而速者易毀  
邪爾兄弟脩身慎行體我之志與時相安母熱中富  
貴我瞑目矣